

## 木屋博物館

純 上



「泰爾茲民族博物館」（Taltsi Ethnographic Museum）位於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建在伊爾庫茨克市（Irkutsk）通往貝加爾湖（Lake Baikal）公路旁的樹林裏，由多棟木屋組成。一九六〇年代，流入貝加爾湖的安加拉河（Angara）上修築大壩，要淹沒伊市的低窪地帶。許多建造於十七、十八、十九世紀的歷史性木屋建築搬遷於此，博物館應運而生，並於一九八〇年代正式開放。

博物館佔地二十六公頃，其中最古老的木屋是建於一六六七年的「斯帕斯卡亞」塔（Spaskaya Tower）和一六七九年的喀山禮拜堂（Kazan Chapel）。斯帕斯卡亞塔的屋頂上架着個十字架，其上還有俄羅斯皇族的雙頭鷹標誌，象徵沙皇的權威大於教會。屋裏陳列哥薩克戰士用過的步槍、子彈、甲衣和瓶瓶罐罐的日常器皿。牆上還貼着張紫貂圖，象徵俄羅斯人東來尋求的最重要經濟來源：皮毛。過去從莫斯科到伊爾庫茨克要花兩年時間，東遷者最珍貴的財產是鹽、馬匹、鐵器。喀山禮拜堂則是西伯利亞歷史最悠久的木屋教堂，窄窄的一進小間，聖壇上張貼聖母圖，每年有兩位東正教神父來此履行神職。

十九世紀的木屋學校只有一間教室，老師要教好幾個年級的学生，地理、數學、俄文一把抓。牆上按規定貼了當時在位的沙皇肖像，講台邊有個木製大算盤，台下放了好幾排木製桌椅。教室左側就是老師宿舍，臥室中有床、書桌，還有一小間廚房兼客廳。因為天冷，木屋的房門都做得矮小，防止冷風進門，裏頭的天花板卻高，有助於木炭煙氣上升。

一般住所都帶有木工間，鋸子、刨子、斧子、錘子無所不有。那時沒有傢具店，什麼家什都得自己動手做，大到雪橇板、磨子，小到攪拌雞蛋的大勺都為木製。每家還有存放蔬菜的地窖和儲冰的小屋。參觀廚房時，又見俄羅斯家庭不可或缺的多孔大爐灶。聽說過去有「烤嬰兒」儀式，將出生不久的嬰兒放在木鏟上，伸進最大的烤箱孔眼再很快取出，大約為了祈禱健康。

臥室兼用為客廳，通常用來展示全家的財富。花花綠綠的女式衣裙懸掛四周，長椅上鋪墊毛皮和長巾，椅子前方的矮桌上放着必不可少的金屬水壺和茶壺、茶杯。俄式金屬水壺與老蘇州的暖鍋功能相似，儘管形狀不盡相同。中間突起的圓柱裏可加木炭、酒精作為燃料，圓柱底部連到鍋裏，一格格分開，既可燒水，也能熱菜。靠牆的衣櫃上放幾個梳妝盒就代表家裏有幾個待嫁的女兒。屋角有個聖壇。導遊說，客人來求親，要先到聖壇進行禮。如果主人答應求親，就把水杯懸掛在門邊的釘子上，否則就是婉言謝絕。彼此都不用開口，保存雙方臉面。

博物館還有蒙古人的一支、布里亞特人（Buryat）住的木頭蒙古包，記錄了西伯利亞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草原上的半球型蒙古包不同，這種蒙古包四四方方，中間有個下陷的坑，一兩米深，三四米見方，裏面燒火柴。房樑上掛個鐵鍋，懸掛在火上。坑裏還放了造酒的器具：一端煮奶，蒸汽通過管道從另一端輸出，可蒸餾出馬奶酒。坑的右邊是廚房，有水壺、鍋子、攪拌牛奶造奶油的深木桶，這是女人的領地。左手牆上懸掛武器，地面放置馬靴，靠牆還有一排木箱，這是男人的領地。有個布里亞特男人的雕像席地而坐。正對大門最靠裏是掀開的帳幔，床上坐了個懷抱嬰兒的布里亞特女人雕像。床前地上有墊毛皮的搖籃，四周散落着木頭小馬等玩具。導遊說，毛皮不透水，就不用換尿布了。不知是否開玩笑。

參觀那日天氣陰沉，六月初還寒氣逼人，不難想見當年西伯利亞生活的艱苦。

## 《香港製造》

馬 文



二十年前，五十萬資金、別人棄用的八萬呎膠片，香港導演陳果和初當製片人的劉德華用這「低廉」的成本，完成了一次對「廉價」青春的關注，贏得電影圈的大量好評。今年，《香港製造》的修復版上映，我重看，又陷入了對香港「In-Between」的社會文化處境的深思。

《香港製造》裏沒有香港國際都市的那份繁華，只有屋村的陰沉和狹窄，從社會人群的底層，從人一生的源頭，帶出了香港人對歸屬感的渴望。電影的開場是我喜歡的表現手法：粉色的天空被一條條黑色橫杠切割，鏡頭拉遠才看清楚，那是一扇裝了防盜網的窗。從監牢一般的窗口望去，滿眼都是樓，樓外依然是披上青色網子、建築中的樓。樓林蔓延，樓蔭下車來車往，人流湧湧，暮色嘈雜——這是香港了。

香港作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戲中的主角，身為小市民的中秋、阿龍、阿屏等一幹人的家庭，都在令人壓抑的筒子樓裏晃蕩，破敗雜亂，人好像居住在鴿子籠中，呼吸含混日子顛倒。比王家衛鏡頭下的「重慶大廈」好不到哪裏，如果不是偶爾出現的摩登大廈和車流，中秋還算時尚的裝束，你會感覺這就是某個城郊結合部的民房，對比鮮明。

由於是用過期菲林拍攝，整個電影顏色一直迷幻。粉紅、淺藍、銅綠。光線也一直陰暗。唯一大亮的場景就是從地鐵到墳場：車廂裏，中秋、阿龍、阿屏像猴子一樣攀着扶手轉圈圈，躡上跳下，乘客像靜止的道具，漠不關心；出了地鐵，三人去大山中的墳場裏狂奔。阿龍率先跳到墓碑上，中秋、阿屏也站上去，他們攬在一起。這一場讓我想起《祖與占》。但陳果設置的三角關係，因阿龍本身是弱智，對愛情似乎並不全懂，阿屏又身患絕症——兩個人其實都是中秋想要救贖的對象，這個三角關係中的友情大於愛情。三人全是不學無術的古惑仔女，大多時候，他們被自己的迷茫、家庭問題及對社會的憤怒而束縛，即使快樂也充滿頹喪，與陰暗的光線相襯照，直到他們去了墳場，世界彷彿都清亮了。三人踩在墓碑上，不再貧窮，憂傷，身處邊緣，被黑社會追債，被絕症纏身，被惡人欺負等等。在死者處的片刻幸福，是對人間的莫大諷刺。

陳果導演將鏡頭聚焦到了一個香港小青年身上，以中秋的故事，展現了一個真實的香港畫面。李燦森扮演的中秋吊兒郎當，但骨子裏是善良怯懦的，所以才會救助阿龍，同情阿屏和寶珊，但說到底中秋還是一個斷乳期的孩子，與其說他是死於絕望和疲倦，不如說是死於失去愛和依靠，在母親離家出走，阿屏病逝，阿龍暴死，這些強烈打擊之下，他失去了活着的意志，走向了滅亡。青春就只剩投遞員送來的一張帶血遺書，和三個孩子在同一張紙上傳遞着的互訴衷情。

我不知道二十年前，陳果為什麼會選擇墳場來做這場戲，但重看此片的時候我能想到的是香港墓地資源緊缺，政府提倡海葬的廣告盛行，社會上有人出租鋪頭以暫存骨灰。富裕的香港人可以一人擁有半個山頭，窮苦的香港人「得閒死唔得閒病」忙碌一世最終還不知該葬去哪。

影片中的諸多細節都發人深思，甚至片名都頗具意味——香港製造，誠然，香港就像一個大機器，在複雜的時代背景之下製造出了形形色色的香港仔女，卻也給這片土地留下了一個個「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等待着回歸後的一一解決。



我校旁邊百老匯大道上，每逢星期四、星期天有兩次農貿市場。只了解美國大都市繁華和光怪陸離的人大概較難想像美國鄉下人怎麼賣東西，怎麼過日子。

菜農小市就擺在鬧市，緊靠哥大書店和校門口。它的顧客群體也固定，主要是學校教職員。美國人家不太做飯，所以菜農小市賣的基本上是半成品。如已經剝皮去刺白如年糕般的魚片、粉紅色的鮮貝、鴨胸肉、烘烤好滿是紅彤彤番茄乾和綠橄欖的意大利餡餅、農家硬麵包，各式乳酪、果醬、蜂蜜，時令水果和鮮花等。此外還有各種果酒、牛奶羊奶。這些食品大都毋須複雜加工，回家一烤一煎甚至一抹一來就可食用。如果趕上逢年過節，美國農人還有應時的土產如舊俗中的民間工藝和裝飾品。蜜蠟的、木頭的以及奇形怪狀的蠟燭、燭台和小擺件等，有點像小時國內的廟會；使我想到了在馬克吐溫小說中讀到的美國。那應該是真正的美國，溫馨、生猛，有點兒糙卻不霸道。

出乎預料，菜農小市上賣的東西並不便宜。

## 紐約菜農小市

海 龍

它們的價格通常比附近超市貴，而貨品看相卻不如超市的光鮮。但同事們卻大都期盼着買鄉下人的土貨。鄉下人的菜蔬水果不用化肥也不施農藥。他們多是小生產者，價格自然拼不過遠途運來、批量生產的大農場貨品低廉。鄉下人的耕作方法原始且土俗，但他們的東西都是應季的，絕不靠溫室或者冷庫保鮮；他們的雞鴨也都是打野食不用抗生素或激素的，所以吃起來還有童年吃雞的味道。

買菜農的菜，大都是昨晚或者今晨冒露水滴的。而超市的番茄可能是上個月從墨西哥或波多黎各農場裏摘下來的青澀疙瘩，在路上漂泊幾個星期，在漫長的海運中被催紅，味道卻一樣青澀。菜農的牛奶貴，但濃稠，沒用激素。超市的牛奶便宜，但除了有化學素，還稀得像是涮盆水。

有了菜農小市，這個街區活泛多了。每周開市的日子，附近幼稚園和小學的老師帶着成群結隊的孩子來上課。小手攢着鉛筆，拿着皺皺巴巴的紙、煞有介事地辨認蔬菜水果和水產肉類。在美國，吃了一輩子雞肉卻沒見過雞的大有人在。這個農貿市場成了另一個課堂。孩子們認不出的，老師或農人當場教授。課堂開到了街頭，堵了

## 畫海

李 夢



出差台北，見到野柳的海。夏日陽光下，粼粼波光，安靜得可愛。山水自然，常常入畫。說到海，自然不得不提英國畫家特納（William Turner，一七七五——一八五一）。英國《衛報》曾用「畫海的大師」來形容這位活躍在浪漫主義年代的歐洲藝術家，我深覺此言不虛。特納是年少得志的那類創作者。二十一歲那年，他的油畫《海上漁夫》在皇家藝術研究院的展覽上展出，這張畫令他一舉成名。那之後，他不斷以海入題，畫中情境有時在晨早，有時黃昏，有時夜晚。海的樣貌各異，要麼平靜無瀾，要麼狂風駭浪，雖說各有特色，我卻更喜歡他筆下憤怒甚至狂暴的海面。

不論是早期的《海上漁夫》，抑或是稍晚一些的《暴风雨》和《奴隸船》等，畫面構圖大多相仿：海與天空的交界線約略位於畫面黃金分割處；海面上每每有一艘或幾艘船，在大浪裏搖晃，為畫面增添忐忑的、不穩定的觀感；最引人注目的要屬畫面中間偏上方的那一輪落日或月亮，既擴闊景深，也為整個晦暗動盪的情境提供了唯一的光源，宛若神啓一般。

我至今仍記得多年前在中國美術館見過的特納油畫及水彩畫作品。站在那些描摹狂怒海面的畫作前，我彷彿能聽見海浪撞擊岩石和船舷的巨響，聞到海水腥臭的味道。在一齣講述特納生平紀錄片中，這位特立獨行甚至有些偏執的畫家幾乎每周都會去海邊寫生，而他之所以對海的樣態和情緒描畫得如此傳神，或許



### 兒時的夏日

言 寺

夏天的雨總是聲勢浩大，最幸福的事大概莫過於外面傾盆大雨，雨水打在窗戶上聲聲作響，而自己窩在沙發一角抱着甜甜的西瓜，電視裏播着經典暑期檔《還珠格格》，或是邪不勝正的《美少女戰士》，又或者是激起熱血的《灌籃高手》。我突然想起很多以前看過的TVB電視劇，胡杏兒和黃宗澤總是演一對歡喜冤家，還有好些說不上名字的怪大叔，張衛健還是意氣風發的模樣，周星馳電影的各種無厘頭。現在想來，那些清一色的喜劇和警匪片，正是我們價值觀的最大來源。

五月天在《如煙》裏唱到：「七歲的那一年，抓住那隻蟬，以為能抓住夏天。」還能抓蟬的夏天，除了有爺爺，還有會做冰糕的外婆。童年夏日裏，有很多記憶是纏繞着外婆家天井裏牽牛花蔓延滋長的。無論多熱，我和兒時的玩伴們都喜歡跑着跳着，因為這是夏天，帶有滿滿的熱烈和奔放。老水車滴滴答答永不停息，將日子捲進悠長的齒輪。捉迷藏，跳格子等遊戲充斥着童年的假期，每個星光滿天的夜晚下都有我們奔跑的

路，嘖嘖喳喳影響了人們行走，但大家都投以微笑，沒人抱怨。

菜農也賣熟食和醃臘食品，而且每次都架起電爐子和烤箱現場弄熟切好放在盤裏請路人試吃。他們的東西雖然價格不菲，但大塊兒切給路人試吃時毫不吝惜，充分顯出農民的樸實；海鮮也是一樣。如你吃了他們大口的海鮮，又喝了人家新釀的酒，相信你不好意思不買點啥。所以，農民最後不吃虧。

暴風雨或滴水成冰的日子鄉下人最糾結。他們早就預付了這裏全年的攤位費，不出攤不捨得。出攤卻出發前幾乎已知曉不可能有顧客。但農人自有農人的行規和職業驕傲。不管多麼惡劣的天氣甚至嚴寒積雪盈尺，總還會有幾家堅持來擺攤。他們凍得臉是紅的，儘管搭了帳篷裏面也燒着汽爐電爐烘手，但依然凍得渾身發抖；最難堪的是幾乎沒有買主。孤零零的幾頂帳篷在雨雪裏戳着，讓人看着鼻酸和不忍。

這些菜農大都要開車一二百公里到這兒，一天汽油和取暖所耗，難得的幾筆交易決不足補償，更不必提能賺到錢。看到這，使我喟嘆不論何時何地，做人不易，做農民最不易。



◀特納畫作《海上漁夫》

作者供圖

與日復一日的觀察脫不開關聯吧。

特納畫海，不單出於他自己的偏好，也與彼時的社會景狀有關。當時的英國經工業革命，國力正盛。他們在世界各地開疆拓土，用別處掠取的資源支援本國經濟發展。而這個不列顛島國，之所以能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時間裏稱雄世界，憑靠的正是他們強大的海軍。特納畫中在巨浪裏運送奴隸的船隻，以及海戰正酣時交戰雙方的艦船，都是當時社會情景的直白記錄，其中亦透露出自信且剛強的意味來。

說起描摹巨浪翻滾海面的畫作，另一幅日本畫家的作品《神奈川衝浪里》，我們亦不會覺得陌生。這不但是日本浮世繪畫家葛飾北齋（一七六〇——一八四九）最出名的作品，也幾

乎成為日本藝術的象徵。北齋最為人熟知的畫作是三十六張從不同視角、不同時節描摹富士山的畫作《富嶽三十六景》，而《神奈川衝浪里》正是其中之一。

畫面分作前景及後景，前景有巨浪以及顛簸在浪中的兩艘船，背景是「迷你版」的富士山，似是以前富士山的小巧來襯托那駭人的巨浪。浪花樣態的描摹，很明顯地運用了浮世繪的筆法，以日常生活的風景及世情入題，且有頗強的裝飾性。據說北齋於一八二六年前後創作出包括《神奈川衝浪里》在內的一系列以富士山為主題的畫作，一半是因為對於富士山情有獨鍾，另一半也間接配合了當時日本政府及旅遊業對於山川名勝的推介。由此說來，其創作動機與畫海的特納，倒是有幾分相似。

《神奈川衝浪里》一作之所以能從「三十六景」中脫穎而出，長久地被人記起並談論，正正因為畫家對巨浪的描摹極為傳神。海浪的動感不單透過浪花本身的形狀，亦透過裹挾在波浪中的木船以及船上人驚恐僵直的姿態呈現出來。畫幅用色濃烈，與當時歐洲一眾印象派藝術家的創作理念及其對於顏色的探求不謀而合，無怪這幅畫流傳到歐洲，曾引起梵高和德布西等人的濃都興趣呢。

若果僅僅有前景中的浪，畫面的表現力恐怕會遜色一些，北齋巧妙地在背景處畫一座富士山，沉穩安寧，屹立在遠處，與前景翻湧的、張牙舞爪的巨浪形成一靜一動之間的對比。美國人想像中的日本，是「菊與刀」的國度，既柔和美麗，又尖銳。看《神奈川衝浪里》一畫，動與靜之間，狂暴與沉穩之間，亦引人想及日本這民族矛盾的、雙面的性情與特質。

### 兒時的夏日

身影，秋千悄悄聽過我們無數的心事。那時的我們還不知道什麼是王者榮耀，只會玩超級瑪里奧、魂斗罗、冒險島等小遊戲，卻擁有最單純快樂的時光和友誼。

所謂鄉愁，大多數時候就是某種童年的味覺。記憶中的那些口感，在被歲月發酵後往往形成經久回味的芳醇，於隻身遠遊的路上，時時誘發你「不如歸去」的念頭。黃昏時分，我常常會想起外婆做的冰糕。也許是因為甜蜜的東西總是更讓人難忘，也許只是懷念那種感覺，想要的一切都可以輕易得到吧。兒時的童年除了外婆的冰糕，還有那停產了的北冰洋汽水，那些兒時的道真真是什麼都代替不了。

不記得是誰說過，「童年是不會死去的，它藏在每個人的心中小聲喊着：讓我出去玩會兒吧。」此去經年，在這個童年早已遠去的夏天裏，我們可以還是最初的模樣。童年好像一場短暫的美夢，我們還未品那其中的滋味，便已醒了過來。失去的也許真的是最好的吧，兒時的夏日，如今只能在回憶中被久久珍藏。